

科学与文学

伊 林 著

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与文学

伊 林 著

余士雄等译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0年·北京

本書提要

本書收集了著名苏联科学文艺讀物作家——伊林的几篇主要論文。伊林全面地論述了科学与文学之間的关系，論訖了它們相互携手前进的必要和可能，並具体地总结了苏联作家、科学家在這方面的工作成果，展望了科学艺术文学的光辉前景。

М.ИЛЬИН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НАУКА

科学与文学

伊 林 著

余士雄 余俊雄譯

陈 音 邵殿生

余 士 雄 校

*

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直門外北新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号

北京市通州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787×1092 $\frac{1}{16}$ 印张：2 $\frac{1}{2}$ 字数：51,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70

总号：1500 統一書号：10051·26

定价：(9) 2角4分

目 次

文学与科学	1
科学家的試驗和作家的技巧	9
論科学文艺讀物及其性質	15
科学的传記	26
論儿童科学讀物	33
科学故事	44

文学与科学

往往有人認為科学艺术文学是新兴的事业。然而，这是不正确的。

科学和文学是同时起跑的。

您讀讀“伊里亞特”和“奧德賽”①，就会从中得知荷馬时代全部的科学情况。根据“奧德賽”可以制出气象图，并测出足以驅散希腊船只的大风暴。这样一来，那时航海者就能很好地了解风向的变换。詩人沒有落在航海者的后面。

当人們建立亲属关系时，会想起共同的祖先。科学和文学有着共同的祖先。最初出現的一些有关自然的科学作品是用詩写的。这是自然詩、科学詩。

如果我們探索科学和文学的发展道路，就会看到这对姐妹老早就并排走着。科学家写詩，作家又是科学家。例如卢克萊茨② 和他写的推翻上帝和包罗万象的詩篇。

如果我們从古羅馬轉过来看我們的国家，就可以远远地

① “伊里亞特”和“奧德賽”均为古希腊叙事长詩，据称荷馬（生于紀元前12—8世纪）所作，为世界叙事詩中最伟大的杰作，詩中广泛反映出行將瓦解的公社氏族制度及其物质文明、风俗习尚和神话传统。詩意深湛，充满对人类英大力量的歌頌。——譯者

② 卢克萊茨（紀元前約99—55年），羅馬詩人和哲学家，拥护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唯物主义，是古羅馬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論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作有优秀的哲学长詩“論物的本性”。——譯者

看到罗蒙諾索夫的巨大形象。

就在这时，科学和文学又想起了自己的亲属关系了！

罗蒙諾索夫是俄罗斯新科学和俄罗斯新文学的始祖，从他开始就有了俄罗斯科学艺术文学。他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科学论文、大自然颂诗，甚至儿童科学童话：例如讲琥珀、讲小蝇的童话，小蝇象睡美人一样在琥珀棺材中睡醒了，叙述着自己的历史。

在罗蒙諾索夫以后，俄罗斯科学和俄罗斯文学一再携手前进。

赫尔岑写过自然哲学。季米里亚捷夫一直为科学而工作、为人民而写作，他写得使你从他的语言里立即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语言的痕迹。

所有最有名的俄罗斯作家对科学都非常感到兴趣。

如果我們現在能象普希金通曉铁路事业那样通曉航空技术，那該多好啊！普希金在給奧多耶夫斯基的信上写道，他当然贊成修铁路，但是在俄罗斯修铁路必須发明扫雪机。

我們現在有多少人能够說，为了航綫設施必須发明什么样的机器呢？

科学和文学互相紧拉着手。然而它們还是被分开了，这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紀主要是分析的世紀，是研究和积累材料的世紀，是科学分化的世紀。不仅在科学和文学之間，而且在各个科学部門之間的牆壁越来越高，植物学家不知道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做什么。这一种，那一種科学极力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在科学的語言中出現了愈来愈多的專門术语和符号。

但这仅仅是一个阶段。蜂蜜酿在蜂巢里、蜂窝里，到了一定时候就要取蜜了。

偉大的科学总结时代开始了。达尔文总结了有生物界的經驗。門捷列夫总结了无机物界的經驗。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总结了社会的历史和物質資料的历史。

象在古赫拉斯①一样，事物重新向綜合、向完整的世界觀发展。科学和哲学的道路在接近。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科学和哲学結合为一个統一的整体。电气化和辯証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科学，在他們的手里变成了改造世界的杠杆。

事物向綜合方向发展。这一科学同那一科学門类隔离的壁垒，在有計劃地改造我們国家中被摧毁了：在人們着手改造整个社会时，所有的科学門类都应协同地工作。

事物向綜合方向发展。文学和科学的道路开始接近。科学需要人民，人民需要科学。

它們必須重新寻求共同的語言。高尔基吁請作家到科学中去，科学家到文学中来。他的呼吁还没有得到回答。新的苏联科学艺术文学正在发展和巩固。

二

我們常常說到我們沒有的，而有待我們去做的事。但是苏联科学艺术文学已經有了。几十种講各种各样事物和現象的書已經可以摆滿許多書架了。

写我們祖国及其改造的有康·帕烏斯托夫斯基和尼·米哈伊洛夫，写軍事技术的有尼·吉洪諾夫、薩維里耶夫、阿布拉莫夫和陀耳谷申、彼尔略，写化学的有涅查耶夫，写数学的有沃耳科夫，写語言史的有卡甘斯基，写发明史的有伊維

① 希臘的別名。——譯者

奇，写古生物学的有薩維里耶夫，写考古学的有卢里叶，写医学史的有叶·謝加尔，写机械的有德罗日仁，写地質学的有布勃萊尼科夫，写結晶的有莎斯柯耳斯卡婬，写微生物和巴斯德①的有庫茲涅佐娃，写巴甫洛夫的有尤戈夫和弗罗洛夫，写馬可·波罗②的有什克洛夫斯基，写米丘林的有韋亞奇·列別捷夫，写李森科和季米里亚捷夫的有薩方洛夫，写克雷洛夫院士的有皮薩爾热夫斯基，写达尔文和烏耳列斯的有頓尼諾婬……。

从这一远不完全的書单中看得出，科学艺术文学的主题是多么多种多样。其中某些書在这儿本来應該較詳細的談一談，因为过去沒有人談到过它們。我們的評論一点也不涉及对什克洛夫斯基的一本出色的書“馬可·波罗”的評論，虽然這本書聞名国内外；它被譯成几种外国文。

很少有人談到米哈伊洛夫写的我国地理学的著作。他的書在美国和英国很聞名。

普利施文③、馬里額达·夏金娘④、阿加坡夫的創作接近科学和文学。

① 巴斯德(1822—95)，法国杰出的生物学家，微生物奠基人之一。巴斯德的名字由于他发明了对許多传染病——特別是狂犬病——的預防接种而獲得世界声誉。——譯者

② 馬可·波罗(1254—1323)，威尼斯航海家。1271—95年經过中亞細亞航行到我国(在我国居住17年)。围绕南亚航行一周之后由海路回国。他是最早向欧洲人介紹中亞細亞和我国情况的旅行家之一。——譯者

③ 普利施文(1873—1954)，俄羅斯苏维埃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自然生活，人們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創造性劳动。他的書把现实主义作家的技巧和自然科学家的敏锐觀察結合起来。著有“在飞鳥不涼的边区”、“貝林捷雅的家”、“人参”，长篇小說“米歇耶夫山脈”。——譯者

④ 馬·夏金娘(1888年生)，苏维埃俄羅斯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說“轉交”、“苏维埃亚美尼亚游記”(獲斯大林奖金)。——譯者

鮑里斯·日特科夫① 在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他把自己做工程师和远航領航員的丰富經驗以及美妙的語言帶到文学里来，这些語言是他从木工、石匠、铁匠和司机那儿学来的。

說到科学艺术文学不能不想起亚历山大·叶弗盖耶維奇·費尔斯曼②。他的書以概括的全面使人惊异。但是他的書对世界的感受不是抽象的而是形象的、詩意的。这就是同时既是科学家，又是詩人。

对世界詩意的感受是科学艺术文学的一个特点。但不是都同等程度地具有这一特点。因此，从我們面前的書架上的書籍中，可以发现一个从科学知識的一般叙述到真正的科学的詩意的整个轉化。

这一种、那一种都需要。除了枯燥无味的以外，所有体裁都需要。但是，費尔斯曼的書已提高到詩意的境界了，这样以来，布勃萊尼科夫和莎斯科耳斯卡婭用同一題材写的書，老实說虽然很具有对事物的知识，最好还是归入一般通俗讀物之中。

用这一观点来評述我們的科学艺术讀物，需要作專門的研究。

在这里我想談一談某些新作品，它們在某种程度上把科学的素材同詩意地感受世界結合在一起，再一次証明了文学和科学有着共同的语言。

① 鮑里斯·日特科夫(1862—1938)，苏维埃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写有科学文艺作品：“讀讀这本書”、“電報”、“輪船”、“我看見了什么”。——譯者

② 亚·叶·費尔斯曼(1883—1945) 苏联卓越的矿物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他对伟晶岩、宝石很有研究。著有“地球化学”、“伟晶岩的科学意义和实用意义以及許多有关矿物学、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科学艺术讀物，例如：“趣味的地球化学”、“趣味的矿物学”、“宝石的回忆”。——譯者

三

先来看看奧爾洛夫的書。奧爾洛夫是一個工程師兼發明家。他從科學研究所步入文學。並不是每一個作者都有發明証的，而他却有二十五張發明証，也就是有二十五張特許証。在文學中他也是一个發明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捉摸不到的東西的故事”❶ 說的是不可捉摸的東西——微塵、影子、煙和火花，但是這些微不足道的東西成了他最太概括的對象。我們對烟灰缸邊緣上放着的香煙頭另眼相看了；香煙頭的煙告訴我們，為什麼天空是蘭色的；雲是白色的。我們開始聽到我們所聽不到的東西：鐘表怎樣呼吸，大厅里的椅子怎樣叫。

在奧爾洛夫的書中，思想和語言相互幫助。這是應該如此的。要知道，思想和語言象精神與身體一樣，同樣是不可分割的。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体；正確的思想寓於正確的語言。

我們讀巴巴特的書“普額額弗國”時，看到了新的人和新的世界。

這是什麼國家？書里附了地圖。地圖上有經線和緯線，不過它不是表示長度和寬度，而是指能量和頻率——普額和額弗。這是一個電氣化的國家，這個國家住着象德涅泊爾的汽輪發電機的巨人。機器侏儒的力量只有蚊子的百分之一。右上邊是雷電區；而左下邊是人的心臟，原來它也是電源。

这里有奇异的仪表，它比普通的眼睛看得要高十万倍。

❶ 此書有中譯本，見“大膽的思想”，王汝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10月出版。——譯者

~~作家多次歌頌妇女美丽的眼睛、猎手和航海家敏锐的眼睛。現在到了歌頌能看穿四米厚的装甲鐵板的人眼的时候了。~~

在巴巴特的書中，科学用文学的语言說話，文学用科学的语言說話。巴巴特不回避科学术语。但他揭开了它们的形象內容。术语是什么？是詞，而詞是形象的产物。

来看“繼电器”这个詞，这一术语看来是專門术语。但是巴巴特給我們揭示了它形象的含义。繼电器就是“換馬处”。在法国，驛吏在驛站換馬：用精力飽滿的馬更替疲乏的馬，驛馬就繼續向前跑得很帶勁了。管电子管叫“繼电器”——“換馬处”，因为它接收微弱的电信号并把它轉而加强。

“普額額弗国”是一个魔国。然而它只是科学的魔幻世界的一小部分。

柯斯蒂科夫在他写的“魔灯”一書中，把我們引导到一个同样奇异的世界里。

这儿用童話的名称是恰当的。我們来看看其中称为小无线电小說的一章吧。事情发生在以太①里。全球各地保持統一。远隔重洋的人通过无线电对话。这儿不是在陆地上，不是在海洋、也不在空中追捕犯人，还是在以太里。

德国的侦探企图在美国找到新无线电仪表的資料。德国人为了自己的目的，想占有这种在水下和云后能看見东西的新的人眼。結果侦探和他的无线电发报机一块落到了美国侦察机关手中。美国人以他的名义用无线电繼續同盖世太保②通話，取得了他們的信任，甚至获得了希特勒的勳章。盖世太

① 以太为充满宇宙之中传导光热的假想媒介物。——譯者

② 德国希特勒秘密警察，1933年由納粹分子組成。——譯者

保向美国人道出了全部的以太地图，告诉了他们全部美国的秘密侦探的发报机的密码和波长。用无线电定位計，根据波长，查获了全部活侦探和三十九个无线电侦探，在以太中当场被捕，被带上美国法庭。

这是新的題材，它描写了科学开辟的新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在柯斯蒂科夫的書里的其他几章中，事情发生在地下、水底、陌生的地方，作家的脚还没有走过或者正确一点說，作家的笔尖还没有描写过的地方。

河流消失在地底；而又在很远的地方重新出現。怎样追踪河路呢？把一个帶有小型无线电发报机的皮球扔到河里去。于是这个地下旅客就会自动地向上面的人报告它的路线了。

被漁叉叉伤的鯨魚沉沒到深海里。在魚叉末端裝有无线电发报机。于是沒有犯特別罪的、可怜的鯨魚向追踪者报告了自己的住所。

这是什么东西使人惊奇呢？

这儿同样不是物，而是創造它的人。

当你讀聶穆卓夫的“看不見的道路”^①一書——写野外小型无线电台的誕生、写設計师愉快而又艰难的創作道路——时，你将会对人感到特別的惊异。

“看不見的道路”是翻山越海、掠过云端和森林的无线电波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复杂的、曲折的发明家的思路。

你将看到，設計师怎样建立一座新的无线电电台，他又怎样对它进行海上、陆地和空中的試驗。

① “看不見的道路”一書將由我社出版。——譯者

在聶穆卓夫的書中，有遠非尋常的對話：兩種意見交談——一種是歡樂的，另一種是懷疑的、訕笑的。兩種意見是屬於同一个人——發明者的。兩種聲音都需要：既需要激勵的意見，又需要嚴格批評和審查的意見。

我們在這兒談到了四位作家。他們都很好地掌握了科學的素材。但是，如果說巴巴特和柯斯蒂科夫，科學家的成分比作家多，那末聶穆卓夫就更接近文學了，而奧爾洛夫，就可以大膽地稱他為完全成熟的作家了。

我想用這幾個例子來說明，文學與科學為了給人們描述奇妙的新世界，如何尋找共同的語言。

我們就生活在這個奇妙的世界里，然而我們却很少了解它。科學發明的消息經過許多年才傳到我們耳朵里，就像遙遠星星的光一樣。我們往往還在描繪一百年以前那個樣子的天空和已經去世的人。

新的人不是有五官，而是有百官。他可以看到和聽到地下，海底和云外的東西。

新的人生活的世界——科學開辟的世界——越來越寬廣，越來越奇妙。

文學的職責就是鳥瞰全世界。

(譯自蘇聯“文學報”，1945年6月6日第28期第2版)

科學家的試驗和作家的技巧

1860年歲末在倫敦的報紙上刊載了一個通告說，聖誕節在皇家學會講堂，將由法拉第教授作几堂公開的化學講課。

在這一通告中，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然而這個消息還是引起了普遍的驚異以至疑惑。

報紙上說皇家學會會員法拉第教授不是對成年人講化學課，而是對兒童。

人們都聳聳肩說：化學方面的發明難道可以講給不懂化學的兒童聽么？那麼為什麼在皇家學會的講堂要聚集這樣一些小淘氣呢？在學校里就是用戒尺也很难逼迫他們學科學呀。有人請法拉第解釋，到底是由於什麼原因促使他採取這樣奇怪的做法。

著名的科學家回答說：

“科學應為大家所了解，至少我們應該努力使它為大家所了解，從小孩開始。我認為我的講課，或者正確一點說我的談話，無論就我所要講的事物本身，或者就我試圖指出的試驗，將使幼年聽眾感到興趣。”

法拉第說得不錯。儘管階梯形講堂中一層層伸到天花板的凳子上，都坐滿了兒童，小聽眾却鴉雀無聲。千百雙好奇的、圓睜睜的眼睛，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偉大化學家的每一動作。

我在一個兒童科學普及刊物編輯部的一次不大愉快的會上，記起了法拉第這有趣的聖誕節講課。編輯部的工作人員訴苦地說，科學家不想為兒童寫作，要想得到我們著名的科學家為兒童寫的文章真是太困難了，並且說我們的科學家往往把文章交給秘書去寫，自己只簽簽字，以此敷衍了事。

我以為這是難以置信的誤解。

因為事實上在我們的國家里實現了法拉第的話，科學應為大家所了解，從小孩起。

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里，每一個科學家都應該捫心自問：“我在幫助我國人民掌握科學方面做了些什麼？”

我不是為專業人員，而是為兒童、為集體農莊員、為

工人写过書嗎，那怕是一本？”

我怕只有不多的人能够肯定地回答这个問題。

培养科学家必須从儿童时代、从少年开始，对科学的爱好不是天生的，而是多年来逐渐养成的，童年时代讀的一本有趣的書往往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整个一生。

每一个科学家應該懂得，为儿童写一部好書，这就等于为科学队伍征集了新兵。

苏联科学家感到关切的是，千百双眼睛注視着他們的工作。人民的注意，这不就是人民对科学的督促、贊同、支持和鼓舞么？

全国一致注視着巴巴宁①的漂浮試驗站的工作。这个注視对巴巴宁工作者②來說难道不是对他们忍受困苦生活的奖励么？

然而，要知道不仅在遙远的北极为科学的成就作出了功績。跟我們比邻的，在試驗室，科学研究所和工厂里，成千上万的人們每天都在跟任性的自然力进行艰巨的斗争。讓人民知道这些人，象知道巴巴宁工作者一样吧。

科学家自己懂得这个道理愈早，那么，我們給一切向往科学的人、首先是儿童的科学讀物就愈多。

要知道，儿童是我們主要的教育对象。

假定我們的希望可以实现，我們优秀的科学家响应了給儿童寫作科学讀物的号召。

① 伊·德·巴巴宁为苏联著名北极探险家，他领导了苏联第一个建立在浮冰上的科学研究所，他率领了一批科学家在1936—1937年間历尽了艰难困苦，完成了由北极到格陵兰为时九个月的漂浮。他们的实际工作推翻了对北极的陈腐的旧观念，建立了符合实际科学要求的新观念。——譯者

② 巴巴宁工作者由巴巴宁一名而来，这一詞現在意味着北极英雄探险家。——譯者

这样一来，在每一个科学家面前就理所当然地会立即发生以下一个問題：

怎么写？

当科学家为专业人員写書时，他注意的首先是如何确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确当地阐明事实。在科学書籍里，感情和情調是沒有地位的。科学家极力做到客观、冷靜。这样一来，大多数科学書籍就显得冷漠、无情，缺乏个性色彩了。科学家臉上似乎罩着一个假面具，如大家所知，假面具老是那么一副不变的表情。科学家甚至不称自己为“我”。在講到他的試驗时，往往說自己的姓名，好象是第三者一样：“在某年某日，某人指出了或者得出了以下的事实。”

为专业人員写的書，沒有个性和冷靜到什么程度算是恰当，还可以爭論。可是，毫无疑义，儿童讀物不應該冷漠和沒有个性。只有自己为某件事感动并且不掩盖自己的感动的人，才可能引人入胜地描述这件事。小孩讀一本書，應該使他明显地感到自己值得献身于書中所談到的科学。

来看看法拉第是怎样写的吧！

“喂，难道你們不高兴知道知道，漆黑的、骯髒的煤块怎么变成明晃晃的光源嗎？”

法拉第不掩盖自己对待事物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他跟孩子談話的口吻多么真誠、自然。

科学家在这里沒有把自己的臉孔藏在假面具的后面。在字里行間你可以感到作者的个性。难道不就是作者这种个性使这一本書不同于其他的書，而具有热情和感情色彩嗎？

作者的傳記告訴了我們，法拉第跟孩子們在一起时，善于变为小孩，善于跟自己的小讀者一起惊异、欢笑、討論、提問和共同作出結論。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証据。假如就是沒有法拉第同时代的人为我們留下对他的回忆，我們还是可以从他写的小册子里①感触到法拉第的性格。

法拉第大胆使用抒情的插笔，大胆回忆所見所聞。因此，在他的書的篇章里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生活情节，它們足以把我們帶到他的国家、他的时代去。

例如，无事可作的奴仆，在燭焰熏黑的天花板上，描画花紋。

又如，想学大人的小孩拿了一节蘆葦——象雪茄烟一样——往嘴里塞。

書中通篇都是生动的談話，在談話中你自然而然会聯想起那些跟某一事沒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談話所用的语言是純朴的、合乎人物性格的。

归結起来：生动、自然、真誠、純朴，这些就是一个科学家执笔为儿童写作时所應該极力做到的。可是能这样做的科学家很少。

每一門科学的存在不仅应当归功于現實的思想，而且应当归功于幻想。要是它的創作者不善于幻想，这門科学就不会有。

然而，在大多数科学書籍里，科学家掩盖自己的幻想，象掩盖他們的感情一样。在儿童讀物里，这种“禁忌”必須消除。用別林斯基的話說，儿童就是“現在的客人，未来的主人”。跟未来的主人談話，不仅要談現在，而且必須談将来。在儿童讀物里，科学家不应怕幻想、怕談未来的东西或者未来可能的东西。

这就是說，儿童讀物應該是写得朴实、自然、真誠的書，

① 指法拉第为儿童写的“蜡燭的历史”一書。——譯者